

日本文学大师
作品精选集



夏目漱石

三四郎一哥儿

三四郎一坊っちゃん


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
侯绪梅 李月婷 译

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三四郎一哥儿

三四郎一坊つちやん
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

侯绪梅 李月婷 译

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四郎 哥儿 / (日) 夏目漱石著 ; 侯绪梅 , 李月
婷译 . -- 北京 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, 2015.1
(日本文学大师夏目漱石作品精选集)
ISBN 978-7-5640-9916-9

I . ①三… II . ①夏… ②侯… ③李… III . ①长篇小
说—日本—近代②中篇小说—日本—近代 IV . ① 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2441 号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19.5

责任编辑 / 刘永兵

字 数 / 220 千字

文案编辑 / 刘永兵

版 次 /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定 价 / 180.00 元 (全四册)

责任印制 / 边心超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 本社负责调换

目录

三四郎.....	1
哥儿	197

三四郎

侯绪梅 译

他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，那名女子不知从何时开始就和邻座的老爷子聊起了天。老爷子正是从上一站的上一站上来的那位乡下老头儿。当时火车就要开动了，听见他一阵狂喊，然后快步跑进车内，猛地脱掉上衣光着膀子，脊背上满是灸过的痕迹，所以三四郎对他印象很深刻。老爷子擦了擦汗，然后穿上衣服，坐到了女子的旁边，从头至尾三四郎就一直盯着他瞧。

这名女子是从京都站上的车。从她上车起就吸引了三四郎的注意，第一眼的感觉就是，她的皮肤真黑。三四郎从九州转乘山阳线，在渐渐接近京都、大阪的地界时，女子的肤色也逐渐亮白了起来，这让三四郎不由得生出了一种远走他乡的凄凉感。女子走进车厢时，三四郎庆幸终于来了一位异性旅伴。近距离一看，原来这女子是典型的九州肤色。

她和三轮田家的小光是一个肤色，在离开家乡之前，他总觉得小光叽叽喳喳的特烦人，能摆脱她，真是太快人心了。但是，如今想来，小光其实也不是那么惹人嫌。

单看脸蛋儿的话，还是眼前的女子要标致得多。嘴唇紧紧抿着，眼睛黑白分明分外有神，额头也比小光的小巧精致，总之看上去是很舒服的长相。因此，三四郎差不多每隔五分钟就要抬起头来瞄瞄那女子，偶尔还会和女

子的目光不期而遇。在老爷子要坐到女子身边时，三四郎更是趁机抓紧时间理直气壮地端详起女子来。当时，女子莞尔一笑道：“您请坐吧。”说着将位置挪了挪给老爷子让出座来。之后不久，三四郎便感到困倦睡了过去。

看二人聊天的热乎情形，该是在他睡觉的时候，女子就和老爷子聊得亲密无间了。睡醒了的三四郎也不说话，默默地听着他俩说话。女子说到这样一件事：

要说孩子的玩具，还是京都比广岛的便宜，质量又好。她到京都办点儿事儿，下车后就顺便在药王庙旁边买了一些玩具。她许久不曾回乡，马上要见到孩子了，心里很是高兴。不过，她是由于丈夫中断了寄生活费，无奈之下才投奔娘家来的，所以心里总是有些担心挂念。丈夫在吴市的海军部队里长期供职，战争中去了旅顺。打完仗后曾回来过一次。听他说还是那边挣钱容易，不久就又去大连谋生了。刚开始的时候还不错，常有音信，每个月都给她寄钱回来。但大约半年前，却突然一下子音信全无了，既没寄钱来，也没有来信说明。可他并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，所以在这点上倒还叫人安心，只是这样闲吃懒做下去，也不是回事啊，既然不清楚丈夫是死是活，迫于无奈，她便只好打算回乡等待了。

老爷子看来既不知道什么药王庙，对玩具也毫无兴趣，刚开始不过是嗯嗯啊啊地敷衍了事，但在听她说到丈夫去了旅顺之后，却突然对她产生了同情，直言道实在是太可怜了。他说起了自己的儿子，也是在战争中被迫参了军，最后客死他乡，他始终搞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才要打仗的。后来虽说市面上经济好转了，可最重要的儿子却在战争中丧了命，物价也上涨了。还有比这更令人悲悯的事儿吗？“若是世道好的话，哪还需要出去做活挣钱啊，全是战争造的孽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有信心。你家那位肯定还好好地活着，你再等等，过不了多久肯定能回来。”老爷子说完自己的事儿，便不断地安慰那女子。不久，火车到站了，老爷子向女子道了珍重，便精神抖擞地下车离去。

在老爷子之后，还有四个人也都下了车，但只上来一个人，所以原本就不挤的车厢，顿时冷清起来。也许是天色渐晚吧，车站的勤务员踩着车厢顶棚，麻利地将油灯挨个点着了。三四郎一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样子，

拿出在上一个车站买的盒饭吃了起来。

火车开出了约两分钟后，那女子突然站起身来，经过三四郎身旁，向车厢外走去。这时候三四郎才发现女子腰带的颜色。三四郎嘴里含着烤炖香鱼头，目送着女子离去的背影，他一边不住嘴地吃，一边猜想她可能要去卫生间吧。

不一会儿，女子回来了，这次三四郎可以看到她的正面了。盒饭已经快吃完了，他低着头用筷子又狠狠地扒拉了两三口，但那女子好像还没有坐回去。“难道……”三四郎暗暗琢磨着猛一抬头，果然见女子正站在对面，但就在他抬头看过去的当儿，那女子也同时移动了位置。她从三四郎身边走过，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而是又往前走了两步，侧过身子把头探出了窗外，静静地凝视着外面。外面的强风吹乱了她的鬓发，那飘动的发丝随即吸引了三四郎的目光。他把吃完了的空饭盒用尽全力扔出了窗外，女子的车窗与三四郎的车窗相邻，眼看着扔出去的白色饭盒盖又要被风吹了回来，三四郎突然觉得自己刚才是不是做了件不体面的事儿。他瞄了一眼那女子的脸，不巧她的脸部正探出窗外，不过，接着女子就静静地缩回了头，开始用印花手绢仔仔细细地擦拭额头。三四郎想，不管怎么样还是先向人家道个歉才好，于是说了句“对不起”。

“没关系。”女子回答道，又用手帕擦起脸来。三四郎无奈之下便沉默不语了，女子也是默不作声，接着她又把头探出了窗外。三四个乘客坐在昏暗的油灯下，显得神色困倦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火车轰隆隆地向前开进。三四郎又合上了眼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听女子问道：“名古屋快要到了吧？”睁开眼一看，女子不知何时已转过身来，脸就随着探过来的身子凑在三四郎的跟前，把三四郎吓了一跳。

“是的啊。”其实他也是第一次去东京，也不知道个所以然。

“照这速度，会不会晚点呀？”

“也许会晚点吧。”

“你也是在名古屋下车？……”

“嗯，是呀。”

这辆火车的终点站就是名古屋，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是再普通不过的了。女子坐在了三四郎的斜对面，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内，只听到火车轰隆隆的声音。

在火车到达下一站时，女子终于开口了，她想麻烦三四郎，在到了名古屋之后能不能带她找个旅馆，一个人总感觉挺害怕的。女子再三央求，三四郎也觉得这是应该做的，可他又不愿一口答应。毕竟他和这女子不过萍水相逢，对对方一无所知，因而有些犹豫不决，却又没有断然拒绝她的勇气，所以便含糊着回答了她。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火车已经开到了名古屋车站。

三四郎因为早已办好了大件行李托运到新桥的手续，所以他不必再费心张罗，只拎着一个大小适中的帆布手提包和一把伞出了检票口。他头上戴着高中时期学校发的夏季学帽，不过，为了表示已经是毕业生的身份，帽子上的徽章已经被摘下来了。大白天的看上去，徽章的部位明显比其他地方新。女子从后面追了上来，三四郎戴着这顶帽子总感觉有些难为情，但女人已经追了上来，他也无可奈何。不过在女子看来，那不过是一顶极其普通又脏兮兮的帽子而已。

火车本应该九点半到达的，结果却晚了四十分钟，所以到站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。但是由于正是酷暑时分，所以街道上仍然犹如傍晚时一样热闹非凡。前面有两三家旅馆，只是三四郎觉得有点儿奢华了，所以他装作若无其事地从亮着灯的三层小楼前穿过，溜溜达达地继续前行。当然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，只是闷着头朝前方昏暗的地方走去。女子没有发表任何意见，只是跟在后面走着。然后，在比较冷清的转角处，看到第二家挂着“旅馆”招牌的客店，看那整体寒酸样儿，倒是与此时的三四郎和女子极为相称。三四郎略微回头同女子商量：“你看这家怎么样？”“行呀。”女子回答，二人计议已定，便直接向旅馆里面走去。两人刚到门口，还没来得及解释说他们不是一起的，就听见里面的人开始招呼：“欢迎光临——请进——给您带路——梅花四号。”两人不得已，默默地被带到了梅花四号房间。

在女服务员去端茶的时候，两人呆呆地相视而坐。服务员端进茶来，

请他们去沐浴时，三四郎已经没有勇气解释这女子不是自己带来的了。他拿着毛巾对女子说了声“我先去洗了”，便径直向浴室走去。浴室在走廊尽头，挨着卫生间。里面灰黑一片，一看就不怎么干净。三四郎脱掉衣服跳进浴桶，琢磨了一会儿，叹道：“这事儿可真是麻烦啊。”他正哗啦啦地洗澡时，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，好像有人去了卫生间，一会儿就出来了，洗了洗手，然后突然吱呀一声，浴室的门被打开了一半，那个女子就站在门口，问他：“需要给你搓搓背吗？”

“用不着，我能够着！”三四郎大声拒绝道。但是女子并没有就此离开，反而进来了，然后宽衣解带，看样子是想和三四郎一起洗澡，毫无羞怯之意。三四郎惊得立马跳出浴桶，手脚慌张地擦了擦身子，然后回了房间。他坐在坐垫上，惊魂未定，服务员拿来了住宿登记簿。三四郎接过登记簿，把自己真实的信息写了上去：“福冈县京都郡真崎村小川三四郎，二十三岁，学生。”该写女子的信息时，他犯愁了，于是无奈之下，打算等她洗完澡回来再填写。可女服务员一直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等着，不得已的三四郎，便胡乱编造写上了“同县同郡同村同姓，名花子，二十三岁”，交给女服务员以应付了事，然后不停地摇着团扇。

不久，那女子洗完澡回来了，对三四郎道歉：“刚才真的非常抱歉。”三四郎回答：“没关系。”

三四郎从书包中取出笔记本开始写日记，却找不出有什么可写的。他觉得，如果这名女子不在旁边的话，自己一定文思泉涌，一发不可收拾。于是，女子说：“我出去一下。”然后走出了房间。三四郎的日记却也写不下去了，满脑子都是在猜测她会去哪儿。

这时，女服务员过来铺床铺，但她只拿来了一床宽大的被子，三四郎要求说必须铺两床，但女服务员解释说屋子太小了，蚊帐也太小了，怎么也不给解决问题，应该是怕麻烦吧。最后她终于松口说：“现在掌柜的出去了，等他回来我问一下，让他再给你拿来。”说完，她就依旧固执地铺开那一床被子，撑开蚊帐，然后出去了。

不久，女子回来了，客气地说：“回来晚了不好意思。”她在蚊帐的阴影下不知忙些什么，发出哗唧哗唧的声响，不用猜肯定是从给孩子买的那

些玩具礼物中发出来的声音。女子把包袱又重新包好，然后在蚊帐的另一边对三四郎说：“我先睡了。”三四郎只应了一声“好”，就坐到门槛上摇起团扇来，思量着：“今晚就这么将就过一夜吧。”但是，蚊子嗡嗡地不断来袭，他实在是难以忍受，终于站起身来，从书包里掏出白洋布衬衫和内裤，贴身直接穿上，然后系上蓝色的整幅布捋成的腰带。他拿着两条西洋毛巾钻到了蚊帐内，女子仍然在铺盖的一边角落里摇着团扇。

“非常抱歉，我有洁癖，很不习惯睡别人睡过的铺盖……所以，能不能容我速速跳蚤啊，真是很不好意思啊。”

三四郎说着，重新把已经铺好了的铺盖多余的部分，骨碌骨碌地朝女子睡觉的方向卷去。他这才发现原来铺盖的正中设置了一条长长的白色隔离带。女子翻了个身，三四郎把两条洋毛巾展开，连接起来拉成细长条铺在自己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在细长条上睡着了。那个晚上三四郎手脚都没有超出那条狭窄的西洋毛巾一点儿，女子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，她一直面朝墙壁一动不动地睡着。

天色渐明。三四郎洗完脸正准备吃饭时，女子狡黠地笑着问：“昨晚抓到跳蚤了没？”三四郎一本正经地应道：“嗯，非常感谢，多亏了你。”然后低头，一个劲儿地挑小菜碟里面的煮黄豆吃。

二人结账后走出旅馆，到车站的时候，女子才开口说话，她告诉三四郎她这是第一次乘坐关西线来四日市这个地方。三四郎的火车很快就来了，由于时间关系，女子还要在这儿待一会儿，便送他到检票口，非常有礼貌地和他告别：“麻烦你那么多……那么一路保重。”

三四郎一手拎着书包和伞，另一只空手拿着旧帽子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再见。”

女子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的脸，过了一会儿用平静的语气说：“你可真是没胆儿呀。”然后抿嘴一笑。三四郎顿时羞愧地感觉自己好像被弹到了月台上一样。他走进车厢里，觉得自己的两耳烧得厉害，过了好一会儿，羞惭之心才渐渐退去。乘务员吹响的哨声，从车头响彻到车尾。列车开动了，三四郎偷偷地把头探出窗外，女子早已不知去向，只余一只巨大的时钟映入眼帘。三四郎又悄悄地缩回头坐回座位，列车内有很多乘客，但没有人

注意他的一举一动，只有坐在斜对面的一个男人，在他坐回原来的位置时，瞥了他一眼。

三四郎被那男人瞥得浑身不自在，便想借着看书来调整一下心绪。他打开书包一看，上面整整齐齐地装着昨晚的西洋毛巾，把书包撑得鼓鼓的。他把西洋毛巾扒拉到一旁，伸手在书包的底部摸到了书，也不管是什么就随便抽了一本，结果一看是一本怎么读也不知所云的培根论文集。这本论文集很薄，装订粗糙，印制简单，看起来可怜巴巴的。三四郎本来没有打算在火车上看书，所以就把书都装到了大行李箱内了，在收拾东西时，顺手把剩下的两三本一起装到了书包底部，结果不走运的是把它给摸出来了。三四郎打开培根论文集的第二十三页，他也不想再去翻腾其他的书本了，其实他原本就不愿意读培根之类的书。不过，他还是慢吞吞地翻到了第二十三页，一字不漏地将这一页浏览了一遍又一遍。他眼睛盯着第二十三页，心里却在回想昨晚发生的事儿。

那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？那种女人在这世上有很多吗？女人都是那么沉着冷静、心安理得的生物吗？该说她是没教养呢，还是胆大妄为，或者说是天真无邪呢？总之没有深入了解，所以也不好妄加猜测。在能更进一步的时候没试试，所以没搞明白。要是鼓足勇气，再大胆一点儿就好了，可还是有些怕人呀。临别之时，被她耻笑是个没有胆量的人，还真是吓了一跳。三四郎感觉自己这二十三年来的弱点都被她看穿了似的，就连父母都没有说过如此一针见血的话呢……

三四郎想到这儿，心情更加沮丧了。感觉就像是不知被哪儿来的那么一块料，骑在头上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似的。他两眼盯着培根论文集的第二十三页，感到一阵阵的羞愧难安。

不管怎么说，自己真是不应该那么惊慌失措的。这跟有没有学问，是不是大学生都无关，而是与人品息息相关的大问题。总该会有更好点儿的办法吧。不过，若是对方老这么来一下的话，就算自己受过教育，那也肯定没有什么更好的法子的。所以，他觉着以后还是不要随便和女人接触了。总感觉自己特别没有出息，非常憋屈。好像生来就残缺不全似的。但是……

三四郎急忙丢开这件事，转换了心思开始考虑起别的事情来。——现

在要去东京了，要成为大学生了，可以接触很多有名的学者，可以和品学兼优的学生交往，可以泡在图书馆搞研究，可以搞自己的创作，可以赢得世人的喝彩，母亲也会以我为荣……三四郎漫无目的地描绘着未来，又恢复了神采，精神重又抖擞起来。因此，他觉得没必要再用二十三页做遮掩了，便随意地抬起头来。于是，三四郎发现，坐在斜对面的男人依旧在盯着自己瞧，这次三四郎也毫不客气地向那男人看了过去。

男人的胡须又浓又密，枯瘦的长脸，长得像个神官。那高挺的鼻子倒长得像个西洋人。正在上学的三四郎，一看到这个男人就立刻判定他是个老师。男人穿着碎白点花纹布的外套，在里面又规规矩矩地套件白色汗衫，脚上穿着蓝色袜子。三四郎凭借这一身装扮，就断定对方是个中学教师。在自觉拥有着远大前程的三四郎看来，总觉得此人没啥出息。这男人大约已过不惑之年，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了。

男人一个劲儿地吸着烟。从他的鼻孔中吐着虚无缥缈的烟雾，盘着胳膊，看起来从容不迫。接着，他站起身来像是要去卫生间或哪儿，站起来时还用力地伸了伸懒腰，似乎感觉特别无聊。对于旁边的乘客读完放在一边的报纸，男人也没有想借来看看的意思。三四郎自然觉得有些奇怪，他把培根的论文集倒扣在桌子上，本想拿出本小说来读读，但感觉太麻烦就放弃了。还是借面前那位乘客的报纸读一读吧。不巧，面前的乘客睡得正香，三四郎伸着手去够报纸，还特意问了问那位胡须男人：“这报纸没人看吧？”男人毫不在意地说：“没人看，你拿去看吧。”拿到报纸的三四郎，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

他打开一看，也没有登载什么值得一看的新闻，一两分钟就通读了一遍。然后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回原处，并向男子微微点头打了个招呼，男子也轻轻点头还礼。

“你是高中生吗？”男子问道。

对于男子能够注意到自己帽子上的徽章痕迹，三四郎感到挺意外。

“嗯，是呀。”他回答。

“东京的？”男子又问道。

“不是，是熊本……但是……”他支支吾吾地说完这些，立刻沉默起来。

他本想说自己是大学生，但又觉得没有跟陌生人说的必要，所以便以沉默回避了。“啊，是吗？”对方也随口应和了一声，随后又抽起了烟。他也没有问三四郎，为什么熊本的学生要去东京，好像是对熊本的学生不感兴趣吧。这时候，趴在三四郎面前睡觉的男人突然说了句话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但他的确还在睡觉，可又不像自言自语。胡须男人看着三四郎淡淡一笑。三四郎趁此机会问他：

“您是去哪儿？”

“东京。”男人只慢悠悠地蹦出了两个字。不知为什么，三四郎觉得他看起来又不像中学老师了。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既然坐三等车，那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。三四郎结束了谈话。胡须男人抱着胳膊，不时地用木屐的前齿拍打着地板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，可以看出来他是相当无聊的。不过，这男人的无聊只是他懒得与人攀谈的无聊罢了。

火车到达丰桥时，睡觉的男人忽地站起来，边揉搓着蒙眬的睡眼，边走下车去。三四郎想，他醒的还真是时候呀，别是睡迷糊了，下错了站吧。他有点儿担心地往窗外一瞧，发现那人根本没搞错站，平安无事地通过检票口，神志清醒地出去了。三四郎这才放下心来，然后挪到对面去坐了。这样就与胡须男人并排坐到了一起。胡须男人换到了里面靠窗的座位，把头伸出窗外，买了一些水蜜桃。

然后，他把水蜜桃放在两个人的中间，对三四郎说：“你也吃一个吧。”

三四郎道了谢，便拿起一个来吃了。胡须男人看来非常喜欢水蜜桃，一个劲儿地狂吃，还劝让着三四郎再吃些。三四郎就又吃了一个。两个人吃着水蜜桃，关系也亲密起来，然后都打开了话匣子。

按照那个男人的说法，桃子在水果中看起来是最有仙气儿的，味道好得令人难以置信。首先，桃核儿外观古拙，而且通体都是孔，长得太有趣了。三四郎是第一次听闻这种言论，但还是觉得这男人真会信口开河啊。

接着那男人又聊起了另一件事，说子规（注：子规在日语里是杜鹃的意思。这里指人名，指的是主办过《杜鹃》杂志的正冈子规，原名常规，是著名的诗人。）非常爱吃水果，是个无论多少水果都能吃下去的男人，有一回一下子吃掉了十六个酒桶篓的大柿子，然后还啥事儿没有。男人说，

自己跟子规是没法比了。——三四郎笑着听他闲扯，但觉得好像只有关于子规的话题比较有意思，就想着是不是让他再多谈点儿关于子规的东西呢。

“见着特爱吃的东西你就会伸出筷子和手去吧。忍不住吧。猪啊什么的，没手可伸，就改把鼻子伸出去。猪啊，听说如果你把它绑得动弹不了，然后在它鼻子跟前摆一堆好吃的东西，因为身体动不了，它就会把鼻子越伸越长慢慢地往前凑，一直伸到够着美食为止。没有比执念更可怕的东西喽！”他说着哧哧地笑起来。这种说话方式，让人难以辨别他的话到底是认真的，还是开玩笑的。

“我们两个幸好不是猪啊。要是个劲儿地把鼻子往喜欢的东西方向凑，越凑越长的话，如今肯定长得连火车也不能坐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”三四郎忍不住打趣道，但对方却格外平静。

“实际上很危险。有个叫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的人，据说曾经给桃树树干注射过砒霜，想要通过这个实验看看毒素是否能传递到果实里。结果，果真有人在吃了这个果树结的桃子后死了。真危险啊。稍不留神的话就发生危险了。”胡须男人说着，把散落得乱七八糟的水蜜桃核和桃皮都包在报纸里，揉成团扔出了窗外。

这下三四郎再也笑不出来了，他听说过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这个人，有点儿接受不了了，突然想起了昨晚那个女子，气氛有点儿异样的不快，所以他也谨慎地闭口不言。但是，对方丝毫没有注意到这点变化，不久，问三四郎：“要去东京哪儿？”

“我是第一次去，所以也不大清楚……想先去学校的宿舍安顿下来。”

“那么，熊本已经……”

“已经毕业了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男人既没恭喜他也没夸他，只说了句“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呀”这样平淡的话。

三四郎略有些不快，也仅仅回答了两个字：“是的。”

他又问：“读什么专业？”

“一部。”

“法学吗？”

“不，是文学。”

男人又来了一句：“哦，这样啊。”

三四郎每次听到“哦，这样啊”这句话时，就感觉很奇怪。这个男子很了不起吗？是那种能把人踩在脚下的人物吗？若非如此，那就是个与大学完全无关，并且感情淡漠的人。但是，也搞不清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对这个男人的态度也极其不明了。

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在兵松车站吃完了盒饭，这时火车还没有开动。往窗外一瞧，四五个西洋人在列车前面走来走去，其中有一对夫妇，尽管酷暑还是手挽着手，女的一袭白色和服，绝顶的漂亮。三四郎长这么大只见过五六个西洋人。其中两人是熊本的教师，两人中的一人是个倒霉的罗锅儿。他还认识一个女的，是个宣教士，瓜子脸，像条白丁鱼或梭子鱼，所以这种极其漂亮的西洋人不仅少见，而且看起来高贵。三四郎拼命地张望。他想，这种人再怎么趾高气扬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自己要是去了西洋，站在这些人中间，应该很寒酸吧。当有两个洋人路过窗户前时，三四郎认真地听他俩说话，可是什么都听不懂，他们发音与熊本的教师截然不同。

这时，刚才那个男子从后面伸过脖子来。

“还不发车吗？”说罢，朝刚刚路过的西洋夫妇瞥了一眼，不由地小声赞叹，“真美啊。”接着打了个呵欠。三四郎感觉自己很老土，立刻缩回了脑袋，回到座位上坐好，男人也接着回到了座位上。

“西洋人真漂亮啊。”他说。

三四郎也没有回答什么，只是笑着应和了一下。胡须男人接着说：“我们彼此都很可怜吧，长成这副嘴脸，还如此弱小，就算赢了日俄战争，成为一等国家，也还是无济于事。你看看那建筑物，看看那庭院，哪一个都和这副嘴脸相互映衬，——你是第一次去东京，肯定没有见过富士山吧，快要看到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欣赏欣赏。那可是日本第一游览景观啊，再也没有比富士山更值得骄傲的了。但是富士山属于自然景观，自古就有，不是我们人类的杰作，无奈啊。”说罢，嘿嘿地笑了起来。三四郎从未想到，在日俄战争后还会碰到这种人，他不像是个日本人。

“但是现在，日本在逐渐发展啊。”三四郎辩护道。

那个男人毫不在乎地说道：“但早晚要灭亡的。”

在熊本如果有人发这么一通言论，肯定会被殴打，甚至还会被当作国贼。三四郎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，脑子里容不下半点儿这种思想。所以他想，或许是对方看他年轻，故意愚弄他的吧。男人依旧嘿嘿地笑着，他的语气总是那么镇定自若，让人捉摸不透。三四郎只好不理他，默默地坐在那儿。这时，男子又发话了。

“与熊本相比，东京宽广。与东京相比，日本宽广。与日本相比……”他稍微停顿了一下，看看三四郎的脸，侧耳等待了一会儿，“大脑比日本更宽广啊。你可不要故步自封啊。如果一个劲地偏袒日本，会使日本裹足不前的。”

听到这些话，三四郎感觉自己真的离开了熊本，同时领悟到身在熊本的自己是多么怯弱啊！

当晚，三四郎到达了东京。胡须男人直到分手也没有告诉他名字。三四郎确信只要到了东京，这样的男人肯定遍地都是，所以也没有特意打听他的名字。